



作品：

自己的房間



得獎者：

許芳綺

許芳綺，一九八六年生，景美女中、彰師大畢，現正實習中。這聽起來與現正熱映中相差無幾，事實上生活之豐富亦不下一部電影。為耕莘青年寫作會幹部。得過幾個獎，偶爾寫詩，更多的時候不寫，喜歡晚上與清晨，這兩個時間讓我覺得舒服。



得獎感言：

由於通知得獎的來電號碼過長，我一度以為是詐騙集團，並對來電者極為冷淡。不過我願意多接幾次。

感謝寫作會的大家：Lucky、欣純、小風給我的鼓勵與建議，感謝黃蟲，你的話總能撫平我的焦慮。感謝有勳，你給了很多的耐心。還有也在努力實習的你，我願意當妳最不願離去的孩子。

最後，感謝我的家人。



自己的房間

初升的陽光從落地窗外斜斜地射了進來，照亮客廳與比鄰的佛堂，我揉著仍惺忪的雙眼，但頭腦卻再清醒不過地站在鋪著光亮磁磚的客廳。我在等。而我知道，過一會兒走出來的她，也在等。

昨日返回家中，我向雙親含蓄地提起關於擁有自己的房間一事。我之所以渴望擁有自己的房間，異於吳爾芙念茲在茲的寫作與思考，而是希望能夠在生活當中，有一段完整的、不被注意的安靜時光。整整七年負笈在外，即使每雙週皆返家一趟，但那些隻身一人的時光早已從侵蝕逐漸轉化為養分，餵養我的肉體與靈魂。我需要一個人。自己一個人。

然而我明白，我真正要說服的是妹妹。

至今我仍無法理解「妹妹」的存在。如此固執、倚賴，缺乏安全感，對於這個世界抱持著某種天真的想法，卻又下意識地畏懼著這個世界。

整整一個晚上的時間，我想說服她：和我分房，各自擁有自己的房間。在此之前，我曾與她談過如果我將自己的書桌搬進臥室，而移一張床到她那裡，那幾個大小不等的書櫃應當如何分配。彼時她同我計數書櫃的容量、大小，談起哪些書該擺在哪裡。如今，當我再次和她談論此事，並表示如果等到我畢業之後再更動房間，那屆時隨我回來的行李，將造成眾人累得人仰馬翻，不如此刻先搬動房間

陳設。

她愣了愣，笑容逐漸從她臉上褪去，眼神裡因我難得返家而開心的光芒逐漸消失，嘴角下垂、抿起。她那單薄的嘴唇，此時已細得像是一條冰冷的線。

「不要。」

她低下頭，翻動手中寫滿筆記的課本，削得奇短的瀏海垂在額前，燈光在她額上形成疏疏的影子，明明是短到不足以掩著眼睛的。但我此刻卻讀不見、對不上她的眼神。

如此沉默而嚴肅，像個姊姊。

事實上，她長得比我略高，身材也更為有致。當我倆同時伸出手臂，我總暗暗羨慕她那骨肉勻稱的線條。她穿不下的衣服，就由我接收；我破不了關的電玩，就由她接手。當家裡的器物改變了陳設位置，我百尋不著，她總默默地為我找到並交給我，更甚者，家裡較為粗重的工作她亦承下，承擔缺席的我該幫助母親操持家務的責任。她幫助我，她是我的姊姊。

只有這次，沒有誰願意當懂事的姊姊或讓梨的妹妹。

於是我們決定用幼時的遊戲來決定此事：雙方各站在一磁磚裡，看誰可以原地旋轉最多圈且不跌出磁磚。我們曾為此摔得鼻青臉腫，流了滿臉的血。這個遊戲隨著長大而被遺忘，但此時又被我們召喚出來。我們各自挑選了一塊自認為比較大一點的磁磚，站定，一齊數到三——趁著雙親們還沒起床的清晨時分，在靜謐的客廳裡，我們為了「自己的房間」努力地旋轉起來。



權力的嬉戲

◎ 莊裕安

空間是一種權力，百年前的女權主義，就呼喊出獨立的心智，需要最起碼自己的房間。

比起跟男人爭取空間，女人更常競爭的，往往還是女人，況且是貼身骨肉姊妹，無奈而非傾軋。姊妹爭奪領土的方式，當然要有另類的兵戎殺伐。在僅能立足的微小磁磚，追求身體能量的極致釋放，你說這是血腥肉搏還是怡情嬉戲？